



# 威廉·加里森选集

[美] 威廉·加里森 著  
杜华 译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 威廉·加里森选集

[美] 威廉·加里森 著  
杜华 译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威廉·加里森选集/(美)威廉·加里森著;杜华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12

ISBN 978-7-307-16962-3

I.威… II.①威… ②杜… III.奴隶制度—美国—近代—文集  
IV.K712.4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74965 号

责任编辑:郭静

责任校对:李孟潇

版式设计:马佳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cbs22@whu.edu.cn 网址:www.wdp.whu.edu.cn)

印刷: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本:720×1000 1/16 印张:11.25 字数:160千字 插页:1

版次:2018年12月第1版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16962-3 定价:39.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我社的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 目 录

译者序.....	1
在美国殖民协会的演说(1829年7月4日) .....	9
致公众(1831年1月1日) .....	19
自明之理(1831年1月8日) .....	22
评沃克的请愿书(1831年1月8日) .....	25
关于殖民非洲的思考(1832年) .....	27
论美国宪法和联邦(1832年12月29日) .....	40
全国废奴协会宣言(1832年12月14日) .....	43
致托马斯·希普利(Thomas Shipley)的信 (1835年12月17日) .....	48
和平会议通过的《意见宣言》(1838年9月28日) .....	52
致美国奴隶的演说(1843年6月2日) .....	57
论美利坚联邦(1845年1月10日) .....	60
关于美国的奴隶制和自由事业在世界范围内进展情况的演讲 (1846年9月22日) .....	64
关于美墨战争的信(1847年7月1日) .....	82
论女性的权利(1853年10月28日) .....	86
坚决不与奴隶制妥协(1854年2月14日) .....	88
论联邦分裂(1855年6月15日) .....	108
德雷德·斯科特与联邦解体(1858年3月12日) .....	113
约翰·布朗与不抵抗原则(1859年12月16日) .....	116
论废奴主义的“离经叛道”(1860年) .....	121
论南部的绝境(1860年12月16日) .....	131
内战的起源和治愈方法(1861年5月3日) .....	133

捍卫林肯(1864年5月20日) .....	137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在加里森葬礼上的发言 (1879年6月2日) .....	138
约翰·惠特尔缅怀加里森(1879年10月3日) .....	144
加里森的《宪法》：与死亡签订的契约是如何制定的 .....	147

## 译者序

威廉·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废奴主义者、社会改革家、出版家、记者。在这些头衔中,最被后人认可的是第一个:废奴主义者。早在19世纪70年代,也就是加里森去世后不久,他的名字就已经与废奴运动合二为一了。时至今日,只要向一位对19世纪美国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问起废奴运动,他脑海里跳出来的第一个名字仍然还是威廉·加里森。或者,随便拿起一本美国历史教科书,无论是针对大学生的,还是面向中小学生的,其中必定会有关于威廉·加里森和废奴运动的介绍。毫不夸张地说,作为废奴运动的代表人物和代言人的威廉·加里森,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值得我们反复地思考和研究。

1805年12月10日,威廉·加里森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纽伯里波特市的一个贫寒的白人家庭。他的父亲阿拜贾·加里森(Abijah Garrison)是一位来自英属新不伦瑞克殖民地的移民,以商船领航员为生,母亲弗朗西丝·劳埃德(Frances Maria Lloyd)来自一个普通的船员家庭。在威廉·加里森刚刚3岁时,他的父亲就抛弃家庭,不知所终。从此,母亲独自抚养加里森和他的兄弟姐妹长大。支持着这个贫困家庭的,唯有弗朗西丝·劳埃德的勤劳和虔诚的宗教信仰。后者对威廉·加里森产生了重大影响。终其一生,他都如母亲一般,是一名极为虔诚的浸信会信徒。

因为家境贫寒,加里森受到的学校教育非常有限。从幼年起,他就以售卖自制的柠檬水和糖果、搬运木材等方式来帮助维持家庭生计。加里森也曾短暂地在一家制鞋作坊和家具作坊当学徒,但都因身体太过瘦弱被辞退。1818年,13岁的加里森成为《纽伯里波

特信使报》(*Newburyport Herald*)的学徒排字工。在长达8年的学徒期内，加里森完成了自我教育。他不仅学会了熟练的书写，还掌握了排版、印刷等所有的办报技巧。在此期间，他以雅典哲人阿里司提戴斯(Aristides)为笔名，写作了不少政论文章，开启了自己漫长的写作生涯。

1826年，加里森从他的前雇主那里借得资金，买下了一份报纸，将其重命名为《自由出版报》(*Free Press*)，正式开始了自己的印刷出版生涯。两年后，因订阅量不足，经营难以为继，加里森关掉《自由出版报》。随后，他前往波士顿，担任《全国慈善家报》(*National Philanthropist*)的印刷工兼编辑。这3年的印刷出版生涯虽屡遭波折，但为加里森未来的人生道路埋下了两个伏笔。一是加里森身兼编辑、评论家、印刷工等多个角色，更加熟悉出版的流程和技巧，为他此后在印刷出版行业大展拳脚做好了准备。二是加里森开始触及奴隶制问题，发表反对奴隶制的言论，并结识了约翰·惠特尔(John G. Whittier)等志同道合者，一只脚已经踏上废奴这一终身的事业。不过，此时的加里森还不是一个废奴主义者。他受长老会牧师约翰·兰金(John Rankin)的《奴隶制通信集》(*Letters on Slavery*)一书的影响，认同美国殖民协会(American Colonization Society)的废奴理念，即通过赎买的方式，从奴隶主手中购得奴隶，再将其运送到美国境外的殖民地。<sup>①</sup>这种废奴理念在19世纪上半期盛行一时，被视为是对白人和黑人都最有利的废奴方案。加里森也曾在多个场合公开表达对美国殖民协会和殖民废奴理念的支持。

从1829年底，加里森接受贵格派牧师本杰明·兰迪(Benjamin Lundy)的邀请，前往巴尔的摩，协助他编辑比较积极的反奴隶制报纸《普遍解放的精神》(*Genius of Universal Emancipation*)。尽管这段经历不足一年，但彻底改变了加里森的奴隶制观念，也改变了他此后的人生。在巴尔的摩期间，加里森与当地的自由黑人圈子有密

<sup>①</sup> Henry Mayer, *All on Fire: William Lloyd Garrison and the Abolition of Slaver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8, p. 32.

切的交流，其中包括著名的黑人废奴主义者威廉·沃特金斯(William Watkins)和雅各布·格林纳(Jacob Greener)。1830年，加里森短暂回到费城时，又与詹姆斯·福滕(James E. Forten)等黑人领袖往来密切。加里森后来坦承，这些黑人领袖对殖民方案的坚决反对，以及对黑人平等权利的坚持，都激发他重新思考美国的种族和奴隶制问题，“将立即、无条件废奴的激进原则注入到自己的思想之中”。<sup>①</sup> 1829年，黑人戴维·沃克(David Walker)发表了《向全世界有色人种公民的呼吁》(*An Appeal to the Colored Citizens of the World*)，呼吁迅速废除奴隶制，甚至号召黑人以武力反抗奴隶制，引发了巨大的关注，这同样激发加里森思考如何更加彻底地废除奴隶制。

1831年，加里森在波士顿创办了《解放者》报(*Liberator*)，并提出了“立即废奴”(Immediatism)理念，即要求美国人民必须无条件地立即废除奴隶制。这是加里森踏上废奴事业的标志，也是美国激进废奴运动开始的标志。而他在《解放者》报的创刊号上所写的那句著名的话：“我将为立即解放奴隶人口而奋斗……我将如真理一样严酷无情，如正义一样永不妥协”，也成为废奴运动发展史上最著名、最持久的声音。

加里森是美国废奴运动的重要组织者。1832年1月6日，加里森与其他几位废奴主义者在波士顿成立了第一个废奴组织：新英格兰废奴协会(New England Anti-Slavery)，致力于立即“采取一切符合法律、人性和宗教原则的手段来废除美国的奴隶制，改善自由黑人的品质和境况，鼓吹并纠正与自由黑人的境况和权利相关的公众意见，为他们争取与白人平等的公民和政治权利”。1832年12月，加里森参与组织了美国第一个全国性的激进废奴组织——美国废奴协会(American Anti-Slavery Society)。

加里森也是美国废奴运动早期的精神领袖。加里森系统阐释了废奴运动核心理念“立即废奴”的内涵：应该立即采取措施彻底

---

<sup>①</sup> C. Peter Ripley et al., eds., *The Black Abolitionists Papers*, Vol III, pp. 8-9.



废除奴隶制；被解放的奴隶应立即获得自由，不能为他们以自由身份进入社会设置任何准备期；被解放的奴隶制应留在美国，成为自由劳动力，应获得与白人同等的合理报酬；被解放的奴隶还应获得基本的自然权利。值得注意的是，加里森承认，“立即废奴”并不是要在一夜之间解放所有的奴隶。根据联邦宪法的规定，各蓄奴州在废奴问题上具有“排他性的权利”(exclusive right)，因此只能从两个方面来推进立即废奴：在南部蓄奴州，对奴隶主进行道德劝诫，使他们认识到奴隶制的巨大罪恶，进而立即释放奴隶。加里森还明确提出了废奴运动的行动策略：以道德劝诫(moral persuasion)的方式改变人们在奴隶制问题的公众意见(public opinion)，让他们认识到奴隶制的邪恶本质，进而立即废除奴隶制。

而且，加里森阐述了废奴运动的两大精神支柱：基督教思想和美国自由、平等的建国原则。加里森认为，奴隶制是一种违背上帝律法的巨大罪恶，应该被立即消除。上帝赋予了所有人不可剥夺的享有自由的权利，无论蓄奴还是奴隶贸易，都是违背了这一神圣原则的罪行；奴隶制是全国性罪恶，每一个美国人都负有义务消除这种罪恶。加里森反复强调，奴隶制违背了美国革命和建国的基本原则——自由，它会毁掉这一革命先辈们浴血奋战而得来的伟大成果，颠覆美国的共和制度。加里森多次引用《独立宣言》，认为这是美国政府的最重要原则。此外，加里森还承认黑人的自然权利，认为只有打破对非裔美国人的种族偏见，才能真正彻底废除奴隶制并消除其邪恶影响。此后数年中，加里森的这套观念一直是美国废奴运动的意识形态基础。

尽管在废奴运动兴起的过程中功勋卓著，但加里森很快成为废奴阵营中的少数派。19世纪30年代中期以来，以加里森为代表的少数激进派废奴主义者逐渐走上了更为纯粹的道德废奴之路。他们认为美国宪法和政治体制是奴隶制的帮凶，以立法、选举等任何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手段根本无法根除奴隶制；废奴的唯一途径是对全体民众来一场道德革命，使他们认识到奴隶制的罪恶，进而抛弃奴隶制。而且，他们还将将妇女权利、性别平等、反政府主义、反教会权利等时人眼中的狂热理念纳入道德革命的范畴，以求最大程度

上清除奴隶制的罪恶。与此同时，阿瑟·塔潘(Arthur Tappan)等一批相对温和的废奴主义者则认为加里森派的极端煽动只会给废奴运动招来更多的敌人，唯有参与公职竞选、议会立法等政治活动，才能确保废奴事业的稳定发展。双方的矛盾在30年代末期达到顶峰。1840年，女性废奴主义者阿贝·凯里(Abbey Kerry)被加里森任命为美国废奴协会行政委员会的成员，遭到了阿瑟·塔潘为首的温和派的强烈反对，他们退出了美国废奴协会，另行成立了“美国 and 外国反奴隶制协会”(American and Foreign Anti-Slavery Society)，该协会随后在纽约成立了美国第一个废奴主义政党——自由党(Liberty Party)。此后，即便在废奴阵营内部，加里森也是激进派的代名词。即便如此，在当时的美国公众看来，加里森仍然是废奴运动的旗帜。

从19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加里森的观点越发激进。加里森先是发展出“不抵抗”(Non-Resistance)理论，认为只有上帝的治理才是善的，奴隶制、人类的政府和暴力行为属同一个范畴，都违背了上帝的旨意，试图将一个人变成另一个人的合法统治者；投票、参与司法案件、组建政党等政治行为，其实是“以恶制恶”，都无法真正消除奴隶制的罪恶；只有进行道德说服，彻底净化公众意见，等“上帝之国降临人间”，奴隶制的罪恶才会灰飞烟灭。这套理论具有强烈的宗教至善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色彩，只得到少数激进废奴主义者的拥护。40年代中期以后，加里森多次批判美国宪法是“与死亡签订的契约”，并声称只有奴隶制与联邦之间无法共存，只有联邦分裂，奴隶制才能真正被废除。这些观念虽然拥趸甚少，但是它不断地激发美国民众思考奴隶制问题的本质及其解决之道，推动了废奴运动的发展。

美国内战结束之时，加里森的废奴事业也抵达终点。1865年5月，加里森辞去美国废奴协会主席一职，返回波士顿，并在年底将持续34年之久的《解放者》报停刊。他并未平静地安享晚年，而是为了更加普遍的平等权利而持续奋斗。他多次撰文支持黑人的公民权和女性权利，并担任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的主席(American Woman Suffrage Association)。1879年5月24日，他在纽约病逝，

结束了战士般的一生。

加里森去世之后，他的声誉并没有被盖棺定论，而是不断引发争议，可谓是纷讼不休，毁誉参半。在加里森去世之初，他还被视为伟大的改革者。但是19世纪末以来，随着美国种族关系的演变，学者们开始重新研究内战起源，废奴主义者的光辉形象则遭到质疑。新兴的修正主义学派认为，内战之所以发生，主要是因为19世纪50年代的那批愚蠢的政治家无力应对当时的政治危机，而一直进行狂热煽动的废奴主义者是这场危机的罪魁祸首之一，加里森正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在历史学家阿尔伯特·霍布斯·巴恩斯 (Alert Hobbs Barnes) 和斯坦利·埃尔金斯 (Stanley Elkins) 看来，加里森及其支持者是“狂热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的这种反对美国的根本政治秩序和政治权威的“反体制激进主义” (anti-institutionalism) 反倒不利于实现废奴运动的目标。<sup>①</sup> 巴恩斯不无揶揄地借用加里森在1836年遭到的谴责来嘲笑其狂热的理性主义：废奴主义者要提名耶稣为美国和世界的总统。<sup>②</sup> 20世纪60年代，受黑人民权运动和新左派思想的影响，很多历史学家普遍赞扬加里森的道德绝对主义，批评政治废奴主义者背叛了废奴运动的原则，降低了废奴运动的革命性和道德性。<sup>③</sup> 亨利·迈尔 (Henry Mayer) 在1998年出版的《点燃一切：威廉·劳埃德·加里森与废奴运动》一书，可谓是这种观点的最新回响。在他看来，加里森运用他的思想观念，从社会边缘出发，成功地扭转了美国的政治中心，“加里森一个人就是一个政党，他像一只牛虻那样顽强生长了35年，给整整一代人设置了政治议程”。<sup>④</sup>

① Gilbert Hobbs Barnes, *The Antislavery Impulse: 1830-1844*, New York: D. Appleton-Century, 1933. Stanley M. Elkins, *Slavery: A Problem in American Institution and Intellectual Lif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② Gilbert Hobbs Barnes, *The Antislavery Impulse: 1830-1844*, p. 93.

③ Aileen S. Kraditor, *Means and Ends in American Abolitionism: Garrison and His Critics, 1834-1850*,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69, p. 20.

④ Henry Mayer, *All on Fire, William Lloyd Garrison and Abolition of Slaver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8. pp. xiv-xxi.

长期以来，这种关于加里森及其激进主义的争论一直都是美国废奴主义研究的重点，形成了对废奴运动“加里森中心主义”的解释，这使得整个废奴运动的研究都处在加里森的阴影之下，而废奴运动的其他部分，尤其是政治领域的废奴运动，长期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和研究。因此，近年来，以布鲁斯·劳里(Bruce Laurie)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超越加里森”<sup>①</sup>的口号。时至今日，美国学术界并未对加里森形成一致的评价。正如著名历史学家戴维·布莱特(David Blight)所言，“威廉·加里森是一个被故事化的、令人不安的、挑战性的、至关重要的、矛盾性的历史人物。”<sup>②</sup>

认识这样一位矛盾而重要的人物，对我们理解废奴运动、奴隶制、内战、种族关系等影响美国深远的问题均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当然，认识一位历史人物的最佳途径，不是翻看他人的研究著作，而是阅读历史任务留下的文字。因此，笔者选取了加里森重要的演讲和信件，以求通过它们来全面地反映出加里森的人生和思想。书中所选译的内容，涉及加里森对美国废奴协会、立即废奴主义、美国宪法、联邦与奴隶制的关系、女性权利、“不抵抗理论”、内战的起源诸多问题的看法。加里森对美国宪法的批判，是其思想中最具争议性的内容之一。但是加里森本人并未就此问题做出细致的阐释。因此，笔者翻译了著名宪政史学保罗·芬克尔曼的论文，以帮助大家理解加里森的这一观念。在此书的最后，笔者翻译了两位同时代的知名废奴主义者缅怀加里森的文章，以更加真实地展现加里森的形象。

加里森并不是一流的文学家，加之他所受的教育有限，因此他

---

① Bruce Laurie, *Beyond Garrison: Antislavery and Social Refor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16.

② David Blight, “William Lloyd Garrison at Two Hundred: His Radicalism and His Legacy for Our Time”, in James Stewart Brewer, ed., *William Lloyd Garrison at Two Hundred*,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 2.

的文笔往往过于直白，且多有重复，读起来偶尔有不通畅之感。而且，笔者是首次翻译此类历史文献性质的作品，文中难免有错误和生硬之处，还望诸位方家批评指正。

2018年9月15日

于珞珈山

## 在美国殖民协会的演说<sup>①</sup>

(1829年7月4日)

1829年7月4日，为一群勇敢者带来自由的那个日子又到来啦，他们自然应该以超常愉悦的心情来庆祝这个日子；而他们作为基督徒和爱国者有义务用带感恩节符号的代币庆祝这个日子。

53年前的7月4日是一个举国荣耀的日子。它清楚而又准确地定义了人类应享的权利；它没有在既定的社会惯例中带来粗俗的改变；它给人类常识呈献出了适当的启示；它证明了公众意见有凌驾于国王政体的无限权力；它带着地震般的咆哮，动摇了表面上由大西洋支柱支撑的王冠；它触动了世界的核心，让它兴奋至极……

我说我们的政治腐烂到骨子里啦，但我不是某个政客或者政策的党羽或者反对者。我们吹嘘我们的自由，但是它年复一年地给数以十计、数以百计、数以千计的头颅带上镣铐！我们高谈阔论自由机构，但是它们不过是操作在毫无原则的骗子手中的最极端机构——区区任人操作的玩意！我们唠叨着正直、美德和独立，但是它们将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birthright)卖给了公共机构，而且10

---

<sup>①</sup> 美国殖民协会(American Colonization Society)成立于1816年，最主要的创始人是弗吉尼亚州的白人议员查尔斯·芬顿·默瑟(Charles Fenton Mercer)和新泽西州的白人长老会牧师罗伯特·芬利(Robert Finley)。殖民协会鼓吹以赎买的方式从奴隶主手中购得奴隶，再将他们送回在非洲建立的殖民地，以使得黑白种族和平且彻底地分开，从而解决美国的奴隶制问题。直到内战爆发，美国殖民协会的这套理念一直是美国最受欢迎的奴隶制解放方案。在1829年底之前，威廉·加里森也是美国殖民协会的支持者。——译者注。

次中有9次没有得到以扫的协议(Esau's Bargain)<sup>①</sup>——没有，连一碗稀糊汤都没有。共和主义是不是说多数人决议无错事？那么我就不是一个共和主义者。贵族政制是不是说人有时会可耻地滥用他们的高度信任？那么我就是个信奉贵族政制的人。在没有仔细地调查选民的长处时，就将选票一股脑地收回，或者只是例行公事地巡防民意，这都不是对自由的欣赏，而是对自由的滥用。共和国一直不容许一种令人着迷的生活方式：根据疾病的性质和我们用在治疗上的智慧，我们藉由投票箱——政治实体的喉舌——这个媒介实施的药方予杀予救。很有可能的是，一些人顶着自由人的头衔，却做着奴隶的工作。就算是最愚蠢的观察者看到这个时代的迹象时，也能很明显地感觉到我们正在急速滑向这种境地的深渊……

还有一种恶，纵然我们全心全意与其抗争，它也会让我们为可能出现的结局震颤不已。它是一种坏疽，蚕食我们的生命力——也是我们脚下隆隆作响的地震——也是一个矿山，积聚着矿石，为举国带来灭顶之灾。所以该为这立一个斋戒和祈祷的日子——一个哀悼声遍野的日子，而不是祝贺喜悦声满天的日子。它可以刺穿每一门大炮，可以扯掉每面旗帜。我们应该穿着麻衣制的忏悔服——我们应该弯下头，低首于尘土中；我们祈愿，恳求来自上苍的宽恕和帮助……

我用一种更庄严的姿态站在这里，为远远更为伟大的事业贡献力量；不是要去指责某个人的品行，而是全人类的；不是要去挽回几十万美元，而是要争取200多万不幸且落魄的生灵的解放，他们被钉在了毫无希望的奴役中——但是却鲜有人的眼睛为他们所受的难留下泪，鲜有人心为其融化，也很少有嘴巴为其恳求上帝或者人类。没有一个更好的倡议者出现，来吸引你们的注意力并且让你们变得热血，对此我很懊恼。不过无论什么样的谬误出现在辩论中，这项指控都无瑕可挑；演说者欠缺的东西，将由事业的理据来填补。

---

<sup>①</sup> 以扫是以撒和利百加的儿子，他因为一碗红豆汤而随意地将长子名分卖给了弟弟雅各。——译者注。

先生们，我不是来告诉你们奴隶制是个诅咒，它的影响有损声誉，运行过程中过于残忍。今天这样的场合不需要这样的启示。“人人生而平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是人人不可分割的权利<sup>①</sup>，我不会声称这些是我自己的新发现。如果我只是向一群自由的基督徒会众演说，那么强制实施这个真理可能是题中之意。但我无意分析奴隶制的恐怖，来供你们审视，也不打算用残忍野蛮的真实详细事实让你们的血变冷。时间也不允许我探究弗朗(furlong)<sup>②</sup>的苦难之野，它仍在我们的土地上存在着，而且广阔无疆。这些邪恶的存在是公认的，虽然并没有被正确地理解，我视之为理所当然。我的目的是要明确和推行我们作为基督徒和人道主义者的使命。

当你在探讨一个这样说不完的话题时，你是不可能在这部分演说中展开所有和其全过程息息相关的事实真相。每念及此话题时，我的心像活泉一样涌动，时间从来不能令它枯竭，它的涌动永不间断。你富有形塑性的同情心必然会让你完成一件高尚的工作，那么就让这次演说成为高尚工作的序曲。

我将特别提出这些命题并为之辩护。

1. 对于这个国家的奴隶而言，无论我们如何思考他们的道德、智力或者社会的状况，独有他们绝对有资格得到美国人民的祈祷、同情和怜爱；他们完全有权利获得救赎，和陷于同等境况的美国人一样有如此权利。

2. 那些自由州——我所说的是那些非蓄奴州——在宪法上体现了对奴隶制的愧疚，他们严格遵守国家制裁奴隶制的协定；而在危急时刻不忘职责，为防止暴动提供帮助；他们有权利反对奴隶制的继续存在，废除奴隶制也是他们的使命。

3. 对于奴隶制受害者而言，你找不出任何正当理由证明奴隶制可以长期存在；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公正的干预，法律不允许我们买卖和占有奴隶，也不会禁止我们和蓄奴者发生冲突。

4. 教育和自由能够将我们的有色人民(colored population)提高

① 引号部分引自《独立宣言》。——译者注。

② 距离单位。——译者注。



至白人的水准——让他们成为有用、聪明并且爱好和平的公民。

首先，很容易被承认的是，每个国家的首要职责是为自己的需求提供救助管理，治愈国家内的疾病，指导国家的孩子，并且保护国家利益。忽视自己家庭并且把收入挥霍到陌生人上的人“比异教徒更坏”；国家实行的政策如果是为了让世界其他地区的人皈依而牺牲自己的安全和幸福，这是不明智的——不要误解我。我的善意既不是狭隘也不是自私的。我可怜那些心中装不下整个大陆的人，我鄙视那所谓的爱国主义的狭隘，他们不过是鼓吹他们自己的权利罢了，想要扩展至极限，却几乎不能惠及本国的地域；它将独立决断的权利奉为金科玉律，哪怕这样的决断其实是毫无约束的无法无天，它四处施暴却不受惩处。这种爱国主义很常见。它带来的虔诚将它的一切运作限于某个点上——虽然那个点绝不大于整个地球，我对这种虔诚的现实存有疑虑，而且不认为它有成效；它也不会为了生命之泉挖掘任何一条渠道。基督徒的仁慈，尽管“始于家”，但是会走出去，去寻究苦难。它就像天空中的太阳一样，带来生息。它不像尼罗河那样，时来时去；而是不停歇地外涌，泽被每一片不毛之地。它唯一的限制是上帝创造的苦难生灵的数量。但我想说，尽管我们在帮助并且教导外国人，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自己落魄的同胞；不管是使命还是诚实都让我们别再自欺欺人，以为我们可以为他人带来丰硕。

从宗教的角度来看，奴隶的处境十分糟糕，所以我们应该高度重视他们，要比对任何其他种族的关心更高；要比对土耳其人更高，因为他们能得到教导；要比对异教徒更高，因为他们只是不是福音土地上的居住者而已；要比对森林中的红种人更高，因为我们没有给他们戴上脚镣，也没把他们当成牲口来对待。

在这里我要问一下，基督教有直接为奴隶做过什么吗？相对而言可以说什么也没做。她出于怜悯远赴大洋中的小岛做调研；但是，这多么愚蠢啊！不用任何感情她就可以看到一大群悲惨地生活在国内的人，人数多到可以组成一个自由人的国家，但是暴政从法律上把他们变成了异教徒。在基督教的公共服务中，这些人几乎没被想起。在基督教徒的私人捐赠时，这些人又被遗忘了。从这个国